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十六回 賊女空有手帕難取勝 俠客全憑寶劍可擒人

且說路素貞無奈，想出一個急勢來，把自己鼻子堵上，往他們這邊一樓身子，右手把刀遮擋大眾的兵器，左手一抖五色迷魂帕，什麼叫上風下風，聞著就得躺下。正然要抖，西南上一陣大亂，「噌噌噌」躡進好幾個人來。頭一個是御貓展熊飛，第二個大義士盧方，第三個徐慶，鐵臂膊沙老員外，孟凱、焦赤、雲中鶴魏真。這些人一露面，艾虎、盧珍、聖手秀士，三個人精神倍長。這麼巧，這幾個人從何而至？是因大人接著聖旨，人都復命。大人未曾起身，這是大人的前站，不僅他們這幾位，還有文官主簿先生公孫策，帶著許多從人，都是乘跨坐騎。一路之上，各州縣通知明白，叫他們預備公館。可巧這天又是徐慶的主意，將到四鼓，他就叫外頭備馬，眾人無奈，只得同著他起身。走在路上一看，方知起早啦，也就無奈。正走著，瞧見這邊燈球火把，趕奔前來，教從人一打聽，方知道是這麼件事情。幾位下馬，叫從人與公孫先生在那邊等著。這幾位爺各執兵刃殺奔前來。頭一個是展南俠，眾位跟隨，往前一衝。展爺一進來，就見了艾虎等人。馮淵就喊說：「眾位大人到了。幾個賊是要緊案犯，千萬可別把他們放走了。」展南俠方才知道有要緊的案子。路素貞聽見他們口稱大人，心想：只要把這迷魂帕一晃，管叫你一個個撲咚撲咚亂倒。忽又聽馮淵那裡嚷：「這丫頭抖迷魂手帕哪，大家捏著鼻子與他們動手罷。」這一句話，就把大眾提醒了，那些兵丁一齊喊道：「捏鼻子呀！捏鼻子！」這一下，把路素貞嚇了一個膽裂魂飛，全仗著這手帕贏他們，不料叫他們這個主意敗了機關，怎麼好？那邊路凱就說：「我們走罷。」這句話未說完，自己那口刀早就教雲中鶴魏真削為兩段。回頭就跑，將一走，又被飛鏢鐵錘大將軍將一鏢子釘在腿上，「撲咚」摔倒在地，兵丁過來，將他拿住。路素貞一瞧事情壞了，撒腿就跑，總還是她的腿快，倒跑出去了。鐵腿鶴趙保心神意念全在路素貞身上，他見素貞一跑，他就跟著跑下來了。可巧迎面遇著魏道爺，魏道爺用手中寶劍先把他的刀一削，然後向著他的頭顱一剝，還算是躲得快，把他的頭巾砍去一半，也就逃命去了。到底還是同著路素貞一路前往，下書再表。大眾一看，跑的跑了，拿住的拿住了，大眾會在一處，艾虎等過來見禮，然後問各人的來歷。龍滔、姚猛說他們丟東西賣藝。馮淵說他們進廟，怎麼遇見姑娘，被捉後，又遇見崔龍，說姑娘入洞房，誑手帕，怎麼得著王爺下落，如此如彼。展爺大喜，說：「只要得著王爺的下落，就好辦了。」又問艾虎。艾虎將怎麼遇見張三叔、趙四叔與白五孀娘，自己不上黃州府找師傅，直到京都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又問韓節、杜順，兩個班頭說京都恒興當舖怎麼出了無頭案，奉相諭上草橋鎮找姓路的。到天齊廟一打聽，是范家兒子姓路，原本是路家孩子，貪著天下都地方范宗華的家業。范宗華一死，家業都歸路家了。這路凱任意胡為，仍認祖歸宗。他認的無賴朋友，家內准窩著作案之賊，我們上廟探他去，可巧遇著龍大爺被捉，我們情知勢孤，這才找楊總鎮借兵。話猶未了，馮淵接言說道：「京都這案，你們准知道是誰作的？」回答不知。馮淵說：「就是同著路素貞跑的趙保。」如此如彼，學說了一遍。展爺說：「方才那位總鎮大人，不是躺倒了嗎？」眾位回道：「此時慢慢甦醒啦。」眾兵丁過來報功：兵丁內死了四個，有六個帶傷的。拿著他們活的是四□二個，帶重傷的□兒個。展爺說：「你們總鎮大人此時不能傳令，可認得展某？」大家跪下磕頭，異口同音說：「認識大人。」展爺說：「我替你們大人傳令，活的帶傷的全解往衙門，連這兩個賊頭，一並交衙門，我們帶著上京。死去的，叫地方派人掘坑掩埋。」吩咐已畢，那邊從人與公孫先生也都過來。再看總鎮大人晃晃悠悠過來與大眾見禮，展爺見了總鎮大人，就把他發放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楊總鎮連連點頭。展爺又說：「大人索性帶兵把路家一抄，所有東西物件，盡行抄出，上帳簿封門，若要有人，還將他們拿住。」說畢，總鎮大人帶兵前往，單有兵丁頭目，帶著展老爺上總鎮衙門。天已大亮，總鎮方回，將抄的東西物件帳目，與展爺一看，帶往開封府。路家裡面，連丫環全然都跑了。展爺說：「那也不必細追。」叫總鎮預備一輛大車，就把路凱、賈善鎖在車上。叫開封府的班頭，同龍滔、姚猛、艾虎等一起走，馮淵、盧珍二人，到店裡取包袱，給飯錢，也就押解著車輛入都。路上無話。直到開封府，艾虎等見著師傅，馮淵等都與智化行禮問好，各言自己來歷，又把邢如龍、邢如虎帶過來與大家相見，說了他們的緣故。班頭韓節、杜順進裡面見相爺，把拿住路凱、賈善的話回稟了一遍。艾虎大眾等著展爺來到，一同面見相爺。天到晌午時節，展南俠、盧方、徐慶、魏真、沙龍、孟凱、焦赤，至開封府下馬，小爺等過去行禮。智爺把邢家弟兄帶過來，說了他們的來歷。徐慶說：「智化賢弟，你才會哪。事情辦完，你走去了，大人為你不入都，教我們大家各處尋找於你，原來是你先跑到這裡等著來了。哎喲，可是你不在這裡等著，相爺不就沒了命了！」這句話說的邢家弟兄臉上發赤，也不敢多言，就低著頭。忽見包興進來，與眾人行禮。隨著說道：「相爺在書房等候，請你們眾位老爺相見。」眾人到裡面見包公，無非問了些襄陽的事，又問了些天齊廟的事，又說些開封鬧刺客的事，又提說谷雲飛不願為官，異樣性情。俱都說罷，叫眾位外廂伺候，包公就將升堂，當差的眾人，堂口伺候。

包公升堂，兩旁邊校尉站班。包公吩咐：「將路凱帶上來。」問他不法的情形，他盡把這事推在崔龍、賈善、趙保的身上。隨後又把賈善帶至堂口，包公問他恒興當舖殺人事情，他全說了：提說當鐮子，要當五□兩，當舖只寫三□兩，我們兩個人一恨，第四天晚間，趙保殺死兩個更夫、五個掌櫃的，拿了他們百餘兩首飾，盡是趙保所為，小的與他巡風。相爺也沒用刑具拷打，就把他們釘肘收監，等拿住崔龍、趙保，再定罪名。發放已畢，賞賜班頭，批文書，案後訪拿崔龍、趙保。又於草橋鎮行文：路凱房子入官查收；所有東西，該地方官入庫；天齊廟另招住持方丈，周圍香火地不屬路家所管，歸廟中作香火之資。所有拿獲路凱家人，一概釋放。當舖所殺死之人，等趙保到案方准埋葬。諸事已畢，包公退堂。

單提顏春敏先接著聖旨，一概事情按旨意辦理。金知府署理外藩鎮守的差使，所有王府拿住的賊人，神手大聖鄧車，鑽雲雁申虎，一個是行刺，一個是盜印，把兩個賊就地正法，人頭用木籠裝起，在襄陽西門號令。所有拿住的兵丁，大人俱釋放。此時有路彬、魯英由陳起望來，入上院衙，求見大人。有人將他們帶進來，見大人行禮，跪在大人面前請罪。二人一齊說道：「奉蔣四老爺諭，在我們家中看守著彭起。彭起頭上按著個迷魂藥餅，早晚把他兩羹匙米湯，灌來灌去，日限甚多，他吞吃不下，一摸這人，渾身冰冷，四肢直挺。大著膽子，把迷魂藥餅取下來，彭起那老兒，氣絕身死，我們也不敢抬埋，請大人示下。」言還未盡，大人仰面朝天，長歎一聲說：「可惜呀，可惜！便宜他就是了。你們兩個人也不用走了，跟隨本院入都，聽旨意封官。」兩個人叩頭。大人派差人上陳起望，把彭起屍首提出來，扔棄山澗，叫鷹餐鳥啄。差官領命前往。蔣四爺攔住路、魯二位，要那個迷魂藥餅，路彬、魯英就把那迷魂藥餅給了蔣爺。

此時，又有差人進來回稟：五太太奉旨，迎接古磁壇，不日來到。大人吩咐首縣，在上院衙外高搭祭棚，設上古磁壇，請高僧、高道超度五老爺亡魂。大人率領文武官員，眾俠義等，親身上祭。五太太帶領公子白雲瑞，至祭棚參拜古磁壇，奠茶奠酒，燒錢化紙已畢。接著見大人，大人親身出衙，勸夫人幾句言語，教督催著公子盡力讀書，然後送銀兩，以作奠敬。夫人請古磁壇起身。大人入都，有本城文武官員給大人預備轎子。所有破銅網眾人，俱跟大人同行。君山鍾雄，就帶著于義、于奢，其餘眾人回山，文職官員送出一站。次日起身，蔣爺等分作三路，前站展爺、魏真、徐爺、盧爺、沙、焦、孟七位先走。大人轎子，是徐良、北俠、芸生、熊威、韓良、朋玉、韓天錦七位護著。一日正走至一片葦塘，忽然躡出一人，口喊冤枉，衝著轎內就是一刀。要問大人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